

歌劇《蝴蝶夫人》 非一般的「半舞台式」製作

■《蝴蝶夫人》
由葉聰指揮福建
交響樂團演出。



■《蝴蝶夫人》第一幕
中鄭勵齡演的秋秋與
迪高爾演的平克頓。

由莫華倫擔任藝術總監的香港歌劇院推出「全新製作」的歌劇《蝴蝶夫人》，那是繼去年以音樂會形式演出莫扎特的《女人皆如此》(Cosi Fan Tutte, 亦中譯為《試情記》)後，改以「半舞台式」推出的版本，「全新」之處在於這其實是非一般的「半舞台式」製作，在處理上其實更貼近「全舞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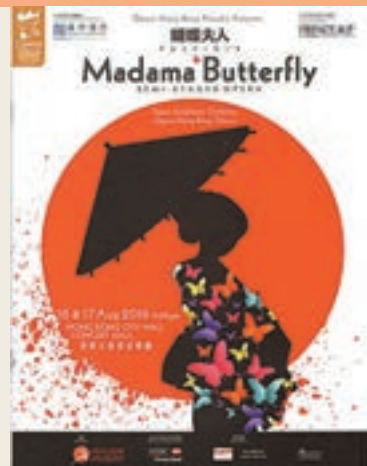
為此，觀賞後亦引發了一些很不一樣的思考。

文：周凡夫 圖：香港歌劇院提供

特邀意大利女導演執導

採用「純」音樂會式來「演唱」歌劇，一方面可以減省製作費用，另一方面是讓觀眾可以集中注意力去欣賞音樂本身。樂隊從樂池搬回舞台上成為主角，各演出者都以音樂會服飾上台，合唱團亦與演出合唱音樂會的演出形式一樣，大多安排在樂團後邊；各個角色的演唱者，演唱時甚至「只唱不演」，不會有戲劇性動作配合，亦不會與劇中其他角色有身體語言或眼神交流，各唱各的，就感情表達與感染力而言並不理想。

「半舞台式」的歌劇製作，獨唱家則會以「仿戲裝」上場，演唱時有相關動作配合，亦會和其他演唱者互動，有時甚至有簡單燈光變化，但合唱團往往仍會像「純音樂會」般出場，可增添視覺效果和感染力。這次的《蝴蝶夫人》卻是非一般的「半舞台式」製作，既請來活躍於歐洲各大歌劇院的意大利後起歌劇女導演雷奇內拉(Pamela Rcinella)執導，各演出者，包括合唱演員，更幾乎與演出「全舞台式」一樣來表演。各人均按劇中人物角色要求着裝化裝上台，蝴蝶夫人秋秋桑(香港過譯為「巧巧桑」)，及其女僕鈴木等日本人全部日本和服，男主角平克頓(Pinkerton)，其美國妻子凱蒂(Kate)，及美國領事夏普勒斯(Sharpless)全部洋服，合唱演員人數較多，全部黑色服裝，但無論男女均塗上白臉，刻意突出「戲劇人物」的身份。



多種方式增添「戲劇色彩」

演出場地是在舞台面積較狹窄的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樂隊置於舞台後，能讓歌唱演員表演的空間仍屬有限。但雖如此，第一幕仍能擺置了簡單的佈景道具，右邊是日式榻榻米的睡房，左邊是日式客廳的桌椅陳設，第二幕更改為西式座椅茶几，突顯蝴蝶夫人出嫁後改信洋教，自覺已是美國人，家中陳設傢具亦更改了。

此外，導演亦安排了蝴蝶夫人的家人(合唱團)在觀眾席間出場，又沿觀眾走道撒花，燈光亦配合改變。同時，舞台上更運用中幕的升降將舞台上的「合唱座席」遮掩的改變，暗示演區由客廳轉入睡房，或時空的轉變，在在都要增強演出的「戲劇色彩」。

在這眾多戲劇性元素配合下，歌唱演員亦是以「全舞台式」來處理。然而可作演戲的空間有限，加上有合唱群戲的場面，便顯得侷促，幸好合唱的效果仍可發揮，而且《蝴蝶夫人》的場景兩幕都是長崎小山上的日式小屋的廳與房，主要人物亦只有蝴蝶夫人等幾位。

就所觀賞的第二晚第二個卡士而言，擔演蝴蝶夫人的是年來在香港舞台上極為活躍，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女高音鄭勵齡，她嬌小的身形配

合溫婉的東方女性形態，第一幕的表演，將純真的十六歲小女孩，對異地戀情的嚮往演得很有說服力。她當晚唱來在情緒的處理上，第一幕較好，較為複雜變化的第二幕便不夠深刻，尤其是最後切腹自盡的處理(這與導演有關)，採用明場方式，很直接了當的自刺一刀隨即倒下，暗燈劇終，欠缺了應有的劇力。

但話說回來，第二幕幾首名曲，鄭勵齡唱來都有不錯的感情，著名詠嘆調《在那晴朗的一天》，和女中音張吟晶扮演的鈴木所唱的二重唱《花之歌》，都有不錯的表現。

觀眾被導向「全舞台」製作

這次特別邀請了具有豐富歌劇經驗，活躍於美國歌劇舞台的男高音迪高爾(Adam Diegel)和男中音麥克恩(Corey Mckern)，分別擔演平克頓和夏普勒斯，兩人的舞台感覺和聲音的戲劇色彩，都顯得老練，亦成這個製作的壓台石，明顯地藉此帶動歌劇經驗較少的香港歌劇家。事實上，以香港的香匡(五郎)、錢深銘(山鳥王子)、黃日珩(和尚)，及多位年輕歌唱家作綠葉配角的表現，當晚演來亦能中規中矩，甚至業餘性質的香港歌劇院合唱團，亦

能在此「半舞台式」中有「戲」可演，亦屬難得。

此一製作另一至為關鍵的是再度與香港歌劇院合作的福建交響樂團，和為整個演出導航的指揮家葉聰。就當晚樂團的表現來說，在葉聰的指揮下，基本上能發揮加強表演效果，增強音樂感染力的作用，但就音色而言，特別是弦樂便顯得較為粗糙，第一幕末段星空下的愛情二重唱，和第一幕中間場的男聲呼鳴歌，樂團便欠了點柔情甜蜜的色彩，未能增添動人的魅力。

由於演員在指揮背後演戲，指揮腳下便裝置了閉路電視；不過，演出過程中，葉聰卻不時轉過身來，直接面對觀眾「作勢」，如此處理，自可作不同解讀，客觀的效果是讓觀眾「發現」指揮的存在外，更重要的是「提醒」觀眾，台上演的是個「戲劇」，那可是現代戲劇中不時運用的「間離」效果呢。

很顯然地，個人觀賞時，當然並沒有忘記這是一個「半舞台式」製作，但整個演出過程中的戲劇性氣氛，很自然便將觀眾導向一個「全舞台式」製作的方向和標準去作出要求，這便自然會感到演員在「劇力」的表現上，在戲劇效果處理上仍不足夠，在好些戲劇性細節上沒有做好……這種觀眾心理上的傾向，相信並非今次取向貼近「全舞台式」的製作在設想時考慮得到的。或許，這亦會是「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吧！

敢觀

文：梁偉詩 圖：台北藝術節提供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台北藝術節《龍之憂鬱》 舞台與奇觀的憂鬱

台北藝術節2016眾多戲碼中，《龍之憂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劇中白皚皚的雪地上，停着一台過時的雪鐵龍，車上的長髮嬉皮士都在吃零食嬉鬧，一派「與世界撇得乾乾淨淨」的模樣，煞是有趣。事實上，出自法國視覺藝術家菲利浦·肯恩(Philippe Quesne)與實驗劇場生態動物園(Vivarium Studio)手筆的《龍之憂鬱》，在在以調侃口吻和戲謔的場面，大開舞台、表演與娛樂的玩笑，溫柔嘲弄中慧黠有趣，是一齣非常可愛的惡搞小品。

法國的菲利浦·肯恩(Philippe Quesne)出身於視覺藝術背景，過去參與設計多齣歌劇、音樂會、劇場演出和當代藝術展覽。2013年於巴黎成立生態動物園(Vivarium Studio)，為一集結畫家、演員、舞者、音樂家的劇場創作實驗室，發展出多齣舞台作品，連結空間、舞台與身體三者，以此建立其當代劇場結構，其中舞台本身往往成了實驗發展之場域，表現人類縮影的「生態空間」(vivarium spaces)。

強調視覺與實驗性的《龍之憂鬱》，有着一種荒誕的「鬆」。舞台上是一個假假的大雪天。沒有飄雪，拋錨的白汽車上坐着四名長髮也顯得假假的搖滾浪人(按：長髮是搖滾的造型)，然後一名假假的路人，即一名故意穿着得很土的大媽經過。兩組近乎不可能談話起來的人物，竟然興奮搭訕。搖滾浪人們為大媽展示他們老早準備好、本要在舞台上呈現的效果，包括低端投影表演樂園的名字的投影裝置、搞氣氛的吹氣大膠袋、彷彿都要失靈的泡泡機和煙霧機、水兜粗糙製作而成的小噴泉、抓起假



■《龍之憂鬱》攝影：Martin Argyroglo

裝雪地的白色地氈來扮作高台滑雪等等，無一不讓觀眾發笑。《龍之憂鬱》刻意把這一切小道具和「舞台效果」弄得異常低端、低智，連操作它們的搖滾浪人也笨手笨腳，笑料荒謬；舞台上惟一的觀眾「路過大媽」更高度配合地，不時發出「嘩！好棒啊！」、「嘩！好美好！」的感嘆之聲。這一系列的表演元素(舞台、裝置、道具)，完完全全是橫互在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建立關係的物質條件。《龍之憂鬱》用極其直白露骨的手法暴露出來，進而令人反思，進入表演場館時，觀眾的預期、渴望以至滿足，究竟是如何形塑而成的呢？

《龍之憂鬱》一切的「舞台效果」，原是舞台表演的一種「物質心理構成」乃至「心習」(habitus)。當它們被壓縮到低端低智的極致時，竊笑的觀眾馬上迴向到「表演之條件」——什麼是「表演」？什麼是「表演」能夠成為「表演」的必要條件？《龍之憂鬱》大有「解構表演」、「解構舞台」、「解構劇場」的意思，就是對「表演」、「劇場」、「娛樂」的挑戰和顛覆。甚至如何讓同一空間內、背景迥異的觀眾「入戲」或「進入狀態」也大不學問，恰如樂團的七名壯漢將一件畫有森林圖樣的tee套在大媽身上(按：浪人們對大媽是何許人一無所知)，不管大媽的背景、學養、興趣如何，馬上便和表演甚至整個森林遊樂園無縫銜



■《龍之憂鬱》攝影：Martin Argyroglo

接，身心皆為遊樂園裡的一部分、一分子。這部分看似閒筆，卻是「觀眾心理構成」的一層關鍵。及至浪人們向大媽介紹車上的圖書角，走音的牧童笛與插電結他，力竭聲嘶地踩鋼線般走音合奏，更將表演者的「精神面貌」、技藝絕活瞬間向觀眾敞開，表演者與觀眾那溫柔共震、彼此交心。無論所展示的水平有多優秀或多滑稽。

正如有評論家認為，《龍之憂鬱》整齣戲大部分篇幅，都在呈現一座「滿足想像的遊樂園」、「憂鬱、蒼涼、想像的搖滾樂園」。《龍之憂鬱》真正的憂鬱，卻在於當時代愈來愈進步，我們對於表演藝術的觀賞，彷彿始終難以走出濫情與奇觀的空洞框框。且看在大眾化表演程式中無論多成功的表演者，也不得不以八十年代的語言，輕輕叫喚觀眾「你愛我嗎有多愛我給點掌聲好嗎？」，哪怕耗資千萬計的智能舞台科技，已在2016的世界前沿、足以昂然晉身健力士紀錄。另一方面，音樂在舞台，更是一把牽動情緒的利刃，萬試萬靈。當《龍之憂鬱》播放着法國歌曲《Melancholic》，觀眾馬上從嬉笑怒罵被拋入淡淡哀愁，掉進命運的播弄。因此，我們與表演的關係，既真實又脆弱。如同《龍之憂鬱》的雪鐵龍汽車，視線可及伸手可觸，最終能否開動、能走多遠，就要各師各法了。

「樂·憶古蹟」悠遊茶具文物館

垂誼樂社與首席合作夥伴瑞士信貸集團(瑞信)今年將再度獻「樂·憶古蹟」社區音樂會系列，一連兩場的免費午間音樂會將於今日下午2時及4時在茶具文物館1號及2號展覽廳舉行。音樂會名為「都市叢林的室樂園」，將圍繞茶具文物館前身為舊駐港英軍總司令官邸的故事展開。音樂家將帶領觀眾遊歷這幢170多年歷史的英式大宅，並細味

莫扎特的長笛四重奏、老約翰·史特勞斯的3首波爾卡，以及布拉姆斯的弦樂五重奏，讓人片刻逃離喧鬧世界。

參與今次音樂會的音樂家包括2014年普林羅士國際中提琴大賽的得獎者、中提琴家劉子正；將會以1755年製的蘭朵夫古董名琴演奏的意大利小提琴家皮洛素；於本地及海外音樂比賽均贏得多個獎

項的本地長笛新秀馬文皓；以及在助菲爾德第一屆國際弦樂比賽——室內樂青年公開組奪冠的告士打道絃樂四重奏。

兩場音樂會間將特設古蹟導賞團，觀眾可免費上網報名參加：<http://musicus-urbanjungle.eventbrite.hk> (每次登記上限為2張門票，先到先得)。查詢：3974 6601。



戲劇大咖羊城議戲 200國內外演藝機構 齊聚演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2016中國廣州國際演藝交易會(下稱「演交會」)日前在廣州大劇院開幕，吸引200多家國內外演藝機構前來參與。經過6年的成功辦展，廣州演交會已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演出交易會之一。2016廣州演交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以「城市與戲劇」為主題，將舉辦戲劇論壇、演藝創意與演藝投資圓桌會等活動。包括國際戲劇家協會總幹事托比亞斯·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威尼斯商人》聯合製作人塔姆辛·梅塔等戲劇大咖，將與國內外著名演員、導演、製作人、經紀人等一起探討戲劇發展與城市定位。交易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大會通過微信公眾號等形式，公開招募觀眾免費參加戲劇論壇，但人數有一定的限制。

全國首個演藝行業互聯網交易平台——「中演匯」也同期上線試運行，為國內外經紀機構、劇院院團搭建一個網絡平台，實現全天候的便捷、高效演藝交流、交易。該網站用戶可分為製作商、採購商和觀眾三種群體。網站引導用戶線上諮詢，延伸線下服務；製作商可直接在平台申請入駐，入駐後可發佈相關劇目信息和服務，增加更多的合作機會；採購商可對感興趣的劇目和服務收藏分享，下預訂單進行採購；觀眾群體也可在網上點擊喜愛的劇目，進行評價。

值得關注的是劇目交易欄目，採購商可通過「入駐展商」、「區域」和「劇目類型」，自行挑選所對應的劇目，對其諮詢，線下簽約，促進外部合作。據透露，該網站平台是借鑒了目前流行的淘寶、阿里巴巴的模式，但在先期(包括本屆演交會)暫不收費。

經歷多年培育，伴隨着中國音樂金鐘獎、中國戲劇梅花獎等國家級藝術品牌在廣州舉辦，還有廣州星海國際合唱錦標賽、國際粵劇節、梅花獎藝術團到廣州演出，廣州的戲劇市場日漸培育成熟，氛圍濃厚。廣州藝術節和廣州國際演藝交易會更使廣州成為亞洲最大的演藝集散地。

廣州演交會總監徐彬透露，廣州藝術節計劃於明年改為廣州國際戲劇節。「廣州除了『食在廣州』，現在還多了個『戲在廣州』。」徐彬表示，每年都有很多國際的、高端的、頂級的名戲名家名團來廣州演出，把廣州藝術節更名為「廣州國際戲劇節」，將能更集中地反映廣州在戲劇方面的個性。

去年，百老匯經典巨獻音樂劇《劇院魅影》登陸廣州大劇院，連演40場。今年的廣州藝術節更是引進了多部國際名劇，包括莎士比亞經典話劇《威尼斯商人》、俄羅斯馬林斯基劇院的芭蕾舞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等。據悉，明年廣州還爭取引進俄羅斯史詩級的歌劇巨作《戰爭與和平》。未來，廣州觀眾在家門口就能欣賞到越來越多的國際經典名劇。